焦氏澹園集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考　解　說

郊祀分合考

禮莫嚴於祀祀莫嚴於祀天乃其說如聚訟然迄今莫之能決也漢祠五帝孝文增雍五畤宣帝三年間幸河東祠后土至丞相匡衡始建南北郊分祀之議嗣是一議於建武再議於景初三議於泰始太和而唐若宋益棼棼矣大抵其說不外兩端主合者言舜之受禪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

神靡神不舉而無地祇之文武之克商庚戌柴望亦不言地蓋古祀上帝必及地祇詩序昊天有成命爲郊祀天地而作此合祭之明文爲可攷也其主分者言周禮大司樂冬日至地上圜丘之制則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澤之制則曰禮地祇宗伯六器以蒼璧禮天黄琮禮地玉不同也典瑞以四圭祀天兩圭祀地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從陽氣來復之始以就陽祀地於夏至從陰氣潛萌之始以就陰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乎

震之義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樂不同也立論不同以爲悉有據依牢不可破不知先王之郊一歲之中自有分合非一端而已周禮王祀天歲九舉而郊爲尊冬日至於南郊祀天配以祖夏日至於北郊祀地正月郊而祈穀仲夏日大雩而祈雨季秋日大饗於明堂而配以禰四立日郊而迎氣二至日之郊蓋分祀也自餘皆合地從天饗焉不別祀也不合不專不分不尊判合天地之大義王者父天母地之道也後世經學不明妄

騁巳見準周禮者廢詩書準詩書者廢周禮知其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也　聖祖以神武肇四海吳元年嘗分祀天地當齋期風雨深用爲憂及覽京房之言慨然定爲合祀以首春三陽之候行之是時草創之初未皇禮樂一二儒臣亦未有能宣揚古義潤色大猷卓然當於　聖心者故爲分爲合聊以從簡易便人情非盡古法也迨我　世宗皇帝以天縱聖明覃精制作諸郊廟百神咸欲憲天稽古大釐祀典振一代獨偉之觀謂並祭天地

於大祀殿於上下之分陰陽之義失若也又屋而不壇於禮經不應下群臣議之已乃采言官議斷然定爲分祀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　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與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　皇祇室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與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時已復念父子同列連袂並配爲非禮於是南北郊禮露祭於壇奉　高皇帝配歲首仍祀　上帝大祀殿用以祈穀至　大饗殿舉於季秋儗古明

堂而奉　獻皇帝配蓋尊天親地敬祖嚴父之文
爲備且當而　聖心所未究且豐豐乎不盡復三
代九祀之禮不止也此則一歲之祀分合並舉而
詩書周禮皆不爲空文可謂盛已或者乃謂古禮
親祭甚多歲歲行之而不以爲難今禮親祭甚少
歲間行之而不以爲易蓋古天子之出入也儀物
不繁兵衛甚簡用材有節以其時天子所治不過
王畿惟以賓祭禮樂爲政事守此而天下自服後
世事與古異而必欲備北分合之禮亦見其難已

愚以為禮者先王因人心而制之所謂有其舉之不可廢也今不病費之多於古而第欲禮之減於古毋乃輕重緩急蓋失其序乎抑又論之春秋傳曰天子祭天諸侯祭土蓋雖天地並祀而其義皆主於天隆殺辨焉猶之宗子祭父支子不得祭父而可以祭母父尊故也天子祭天諸侯不得祭天而可以祭土天尊故也故子思論郊社之禮而總之以祀上帝明地不可與天並尊天之義較然矣是以人君戴天履地而謂之天子蓋奉天為父母

而身爲之子也人子不可一日不見父母人君不可一歲不祀天先王升中於天而陰陽和風雨時饗帝於郊而醴泉出蛟龍在宮沼以和召和一氣孚格非偶然也禮后妃夫人有故不得與祭以公卿代之未聞人君祭天而可以臣下代者祭天而可以臣下代則人子之事父母亦可以他人代乎故人子一日不見父母則於親有違心人君一歲不祀天則於天有違心故水旱洊臻災沴並作未必無以召之然則明古誼以格　上心非秉禮之

臣誰任哉

大學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孟子兼

言心性解

漢賈逵有言孔伋窮居於宋懼家學不明而先聖之道墜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蓋二書皆出子思而孟子又其所禀學也乃大學言心不及性中庸言性不及心孟子兼之何居曰無以異也所從言之異耳大學挽於情識旣鑿之後故詳示其功中庸救於性命未散之先故直指其體至孟子

則憂彌深言彌備者也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心始生焉憂患忿懥愛惡哀矜皆心也心既動性斯隱矣心不作性斯見矣尹喜曰性者心未萌也蔡雎曰性者心之本此其別也聖人非無心也如鳥游空如影涉水有心而寔無心也衆人非無性也心之所動交相攻未始有窮終憧憧而莫覩其性焉是物至而人化物也物至而人化物不能反躬天理滅矣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之初也故上焉者超象先悟繫表喜怒哀樂靡非中

和三重九經靡非天載費而隱顯而未嘗不微也其次不知源於流邇之未覩本於末循之蓋天命無形而憂患愛惡人所時有也憂患愛惡人心有之第之其所則辟有所則不正靜以集其虛疏以通其礙曰感曰應而況乎無之泊乎無所將求其爲心且不可得奚性之累哉然則知性者不言心心在其中矣正心者不言性性亦在其中矣何者性猶水也心猶波也水至清波能搖之澄其波而水自定矣然不可謂波非水也性至靜心能撓之

澄其心而性自復矣然不可謂心非性也至孟子而其說長彼以謂無不善之性而有不正之心也特別白而言不欲以人化物者而殺性真也故繇惻隱以識性仁繇羞惡以識性義繇辭讓是非以識性禮智約心歸性即惻隱羞惡無之而非性奚根杪之辨焉夫心曰正猶得而倪之正與不正性皆無有則善不善二皆離矣無善之善孟子所謂性善也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性者泯絕無寄群情盡亾曰心盡心盡而學之能事畢矣是道

也孔子傳之顔氏曰囘也其庶乎屢空其驗也顔子而下子思契之作大學并中庸四十七篇傳之孟軻遭秦燔書獨二篇存耳雖其幸存而義亦寥寥無聞焉嗚呼書可以性無不在乃任其缺廢而不揚則吾爲罪人耳矣

公卿大夫士說

先王之班爵也名之公卿大夫士以等之非爲此名而已以命德也公之爲言公也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也善明理也夫者扶也士者事也不任事

非士也不扶善非大夫也不燭理非卿也而公可知已業名之必求實之業差之必求稱之材適士也而冐爲大夫必蹶材適大夫也而冐爲卿必顛譬若以儋石之力任烏獲之器必無幸矣況夫舉無之焉而以據高位者乎惡得不廩廩哉古者於公則君之卿大夫士則子之君若子民所怙也德匪君子而都其津要是挈餅小夫皆可擔爵析圭以恣睢於上而放其無涯之欲豈不殆哉嗟乎獨仁不足爲君子獨　不足爲君子而君子也者又

第以其號而已則夫衣緼食疏槁於巖此者吾未
見其不得也故著之說而以爲特規

焦氏澹園集卷之六

焦氏澹園集卷之七

策問

問人君所托重而致太平者二三大臣而已孟子品士所云大人天民社稷臣事君人者非篤論乎乃恒言以社稷臣爲重何也漢人態臣篡臣功臣聖臣其所臚列與孟子同歟否歟近世之論又有權臣重臣與腹心之臣亦有與昔人相發明者歟漢武帝目汲黯爲社稷臣而驅策羣材謂爲各當乃樞機之地令石慶劉屈氂皆得廁於其間何以

故也嗣是或决勝帷幄而比蕭何之功或感悟女主而返廬陵之駕或定策親征而弭虜患或正色立朝而除大姦此其人可方駕古大臣否歟抑其委任權力亦有不能盡其才者歟夫人臣必以道事君而後收安社稷之功人君必知人善任使而後盡大臣之用古之所以成泰交而臻至治者殆必有說焉多士其務切磋究之以觀求志達道之學

問兵家率言齊以技擊强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

勝皆能制勝一時折衝千里矣而總之不如節制豈節制有出於三者之外歟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勝也不知將而無能制將焉出豈其意有所重而言之低昂遂至此歟兵法原本孫吳其言攻圍合變繇之則勝不繇之則敗所謂制也乃其所爲佐吳而強魏楚者果盡在此歟以往事言之行無部伍軍卒無功固也而敺市人以戰者何以成井陘之捷悉更約束坑卒長平固也而不按陣圖者何以郤金人之

師將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亦有可勝者歟而又有謂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者此何以談也今需材方亟多士挾藝而來當不以無能自命願評隲古今而著其所得者於篇將以卜所存焉

問滇南自漢士流竝設酋長安其地郡縣治其人其來尚矣天寶以後守長不法僭亂迭作至我明威德丕冒黔寧賴國先後底定之其遺事父老多能後談者諸士亦可舉其槩歟近歲緬酋煽亂三宣不靖直滇一隅耳而當事者業脊脊苦多事則

彼經管之虎臣獨何人歟麓川潞江之敗端其失安在思化蠻莫之革面其跡可尋此固滇事得失之林也亦可軌而言之歟古有絕水道縱反間而斬翁指定西夷者有求武士重購賞大破封離而三十六種皆降者有用其豪杰而財賦足給軍國者有說以大義而謝絕吐蕃歸附益堅者此其筴亦可用於今否歟諸士生長於斯必有熟於國故可佐一籌者其究言之無隱

問世儒言天人之學必本春秋與洪範二書然或

謂先儒篤妖妄之說以欺人與天者然與否與妖
妄大咎也而至後世相承罔敢失墜又何與今欲
杜其妄絕其妖以盡還二書之舊果何以與且五
行之沴各以類應似也而離中有水坎中有火何
以徵與周木德而有赤烏之祥漢火德而有黃龍
之應又何以談也春秋二百四十年日食者三十
六地震者五大水者八唐三百年日食踰百和平
中積二十一日而地動百二十四延平一月郡國
三十六大水豈漢唐之盛時顧不如三五之季代

與又何其不倫也昔人有以一蟲之妖一氣之戾
一一質之以爲禍福應者有五石六鷁之異而以
爲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者有蛇銜筆烏燕鬬而
言無凶兆非所憂者由前言之則多拘忌而啓疑
信之端由後言之則忽事應而阻修弭之志將如
之何而可頃星象示異且天鳴地震凶荒洊臻
皇上毅然下詔與臣民更始其於脩行弭災之道
且次第舉矣多士有可爲芹曝獻者其盡言無諱
主司者幸藉手以聞焉

問自神禹盡力溝洫爲旱潦備此萬世功也漢以
來中外瓜分棊布歷歷可見有穿龍首渠與六輔
渠於京師者有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九江則
引淮朔方西河酒泉則引河者又輪臺以東有渠
溉田五千頃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盡僻郡窮
邊靡不食灌溉之利如此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
春夏霖雨輙成沮洳關陝土燥獨不宜曠齊魯河
南北廣袤平衍旱乾則千里赤地水溢又無所于
歸此何以策之夫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瘠

土爲磽不則塡淤嚙食靡所不害茲欲講其利病
今畿輔諸郡無墊溺之憂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
之術何先關陝齊魯河南北欲亢不乾下不浸其
潴防決引之法何在趙充國韓重華屯田邊塞之
蹟古有而今廢者何道可復願詳究之以覩經濟
之實

問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偷恃一時之安
非所以經遠也夷狄貪悍人外而獸內其來已久
西漢名儒有欲說以厚利與盟於天升質其子者

夫賦斂行賂減於戰守之費指天自結不殊貞士之約而令邊城緩帶父老咽啼非便計乎胡以有遺議也自餘籌策紛紜自許石畫然或謂嚴尤辯而未詳班固詳而未盡然歟否歟其於時事孰爲最切乎且其所言五敗者可舉而言之乎自虜酋款塞中國藉以息肩者二十年所當時固謂可乘時修備非欲其因循墮壞一至此也曏曩所定八議者尚可一振刷而審核之歟唐謀臣有言感守戰三策者其說當何先歟頃有志者無不欲一舉

虜庭以雪羣憤議者多以財力自詘然則可安坐而受其敝歟今之西鎮固昔日之秦也秦嘗惴惴焉爲列國之備無中原之助猶能攘却西戎拓地千里今以百倍秦之勢而無秦毫毛之功此何以說歟且以屯戍假於他方芻糧餉於內郡戰騎貿之番部一方用兵而諸邊皆困又何怪也諸士其借前箸籌之

問士君子立朝未有無所與而能有成者乃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夫黨與羣何以別也漢唐宋之

有黨也皆起於季世或以君子攻小人或以小人攻君子或以君子而自相攻也其得失可臚列而品隲之歟或言漢爲羣而不黨之君子唐爲比而不周之小人然歟否歟漢受黨之名其俗清唐行黨之實其俗敝固也近又有假漢之節文唐之穢以伛文僨誼之實而被之以矜固膚淛之名其利甚羶其塗甚徑非敞世之躁競者而盡歸之不止也茲欲渙其羣而偕之大道佐蕩平正直之化消背公死黨之風必有說矣不佞願與聞之

問日本朝鮮以東南夷求通上國非有異也一則累朝而累絕之一則禮以屬國不廢何居乎倭夷自國初以來垂三百載然閩廣浙直屢罹其毒而一至遼海嘗盡其類殲焉登萊閩浙其瀕海等耳何東南禍頻年而不已西北一入寇而不能也頃平秀吉篡逆擅使洲島輒欲并吞朝鮮蹂躪其國

主上特令將吏往援之自平壤一戰倭奴遁跡其於摧強恤小幾無遺憾乃議者棼棼求多而未已此果何說歟吉以羈旅篡人國衆未服得無慮

人之乘其後乎何議者猶恐其遠出為邊鄙聳也
封貢之典先朝屢以縻之何今獨不可行也議者
謂醜夷欲藉封號讋服其國人議者多拒而不信
則永樂中封其鎮山與之符券也果皆非乎即朝
鮮以李易陳信使勤渠給以印誥而後定豈今日
獨不類之乎漢終童以嬰年請纓繫越至今壯之
子大夫其抵掌以談勿復讓古人矣
問論語孔門問荅語耳而古有以為六經之菁華
者有以為聖人之至教明王之大化者何以見其

然也頃白笅童習家有其書乃漢至文帝始置博
士至平帝名通知者駕封軺傳詣京師何今顧易
知而在古爲難曉歟漢傳齊論者四而最王陽傳
魯論者六而最張侯其優劣可校而言歟史又言
張晩節兼講二論除其煩惑不知禹何所見而恣
爲銓擇也嗣是有讀思無邪以爲三字銘者有以
節用愛人爲時名相者有講簞食瓢飲不忘進規
者有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終身無暴怒者可謂
能讀書矣乃如舉徑路荆棘而悟歸仁之旨聞秋

香滿庭而達無隱之義問時習一語茫然失對而
輒以得終身之益何其易竊也夫聖言譬之海也
唯其所取苟繙其聲悅而於身若治無裨焉與說
鈴何異願舉所獨契於中者以對
問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帝王以明德登
上理者不少矣何舜獨以無爲稱也攷典謨所載
舜之用人圖治孳孳如不及所稱無爲者安在乎
或者謂君道勞于索人佚于使人似也乃議者又
何以深非之也後世有專務德化與民休息者有

臨朝淵默者有謂海內無事欲委政中書者皆近于無爲有綜覈名實信賞必罰者有衡石量書者有夜刺閨取外事分判者皆近于有爲顧成敗頓異是非相反者何居乎　皇上瑩精太平宵衣求理者踰二十載頃乃深居法宮陰拱而觀其自治聖意淵微非臣下所可測識顧不知于古何當也夫寬仁如孝文使朝廷之間恥言人過而政不至于廢墜督責如宣帝使文理之士咸精其能而體不傷于煩苛此必有道矣諸士其悉意究之主

司者將藉手以聞焉

問言世風者靡不以厚與讓爲美談乃其倡之者在士君子矣傳曰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又曰上與讓則下不爭厚薄爭讓其大較若黑白然而趨者常在彼不在此何歟漢有崇厚論晉有崇讓論載在信史詳哉其言之也可指而評隲之歟史稱二子感時澆薄廉遜道缺乃著論云不知當時能儆悟其言于俗之流失能有瘳否歟夫記短則兼折其長貶惡則幷伐其善非也顧避誹謗而忘

臧否能無失之混淆歟一官缺擇衆官讓多者用之似也乃馳騖進趣得無自此而長歟兩人所稱引如馬韓邴張之純篤禹益伯夷士之推讓欲盡施之當世得無有古今不相宜者歟抑猶有選也致二子爲人蓋身蹈其德者宜言之深切若此多士其悉著于篇藉第令浮囂之習變長厚之道興凌跨之風微揖讓之路遂固懷世教之慮者所樂聞也

問君子當世治安從容籌策宜若易然若夫軍書

押至羽檄輻湊有能窺左足而先應者含膽智無繇矣古謀臣策士輝映簡編未易縷數試即近事與多士評之或請移兵彭蠡而謂剿敵之當先或策寧夏解圍而謂援師之當止或決親征之計而狡謀伐或攬監國之衣而危疑定或置撫臣上游而靖逆藩之亂或書密謀掌中而清君側之惡當其時事機閃爍目不及瞬而奇謀秘計如探囊而出之卒以讋姦雄之心捍國家之難斯已奇矣不知數公者何以能爾歟昔人有謂成事在膽而不

以贍許人者有謂凡百當用智者豈贍得於天授而智乃可學而能歟抑有不然者歟今　聖明在御方內乂寧而懷不必然之慮者往往以乏人爲歎茲欲得應猝之材爲濟時之助其何道以剔白之願悉意以對即多士之自獻而欲效者且執此以觀焉

問博物非君子所急也然學者探理性之說而置名物於不問仲尼亦嘗患之故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夫鳥獸草木何貴而欲識之也世言名物

莫詳於爾雅乃其援詩或及後代而謂爲周公所作何據乎抑後人有所託而爲乎詩言鳥獸草木而爾雅詳之説者謂爾雅爲釋詩而作然歟否歟詩有風雅頌而此獨以雅名何也嗣是有埤雅小爾雅廣雅爾雅翼諸書亦有所發明否歟又有著鳥獸草木蟲魚疏者有著昆蟲草木略者亦足羽翼經傳否歟有問豹文𪕷𪕷知其爲鼮鼠者有兩山之間物如小兒知其爲傒囊者有知蜀中桐樹刻爲魚形可扣石鼓者有筮得老蠶枯桑知以蜀

守終者其博物亦有足稱否歟有因魯郡之器與齊景之罇而辨鄭玄犧樽之說者有因槐枝生烟青白如焚而知將士禍發必克者斯又足以訂經疑識亂始其益非淺鮮也諸士有蘊于中其悉意究之無離物而言理則幾矣

問神農有言曰雖有金城湯池無粟不能守也故國之當厚者無如農而費農以養者無如兵兵不可去則凡可爲兵食地者所當講矣乃兵之有土著與召募也漕之有直達與轉搬也何者爲長策

歟漕若河非兩事也第吏業分曹人挾其見微獨河鮮安流灌輸爲梗而捐不貲之財塡無窮之壑所爲國用計者亦左矣當何以善其後歟夫論治者猶之醫然有本有標世以戰守籌邊以轉漕足國使天下枵然財詘力殫而無以望果然之腹皆標說也必也厚邊圉以還板升之衆興營田而省飛輓之力斯國家根本計乎而又有謂迂而濶於事者則何術而可諸士含吐古今徛時而動久矣其借前箸籌之蓋謀國者所樂聞也

焦氏澹園集卷之八

銘贊

原心亭銘

人總三才厥資也深旁魄變幻皆君於心包絡乾符萬形攸始橐籥人倫百工咸紀遊泳恬漠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虛而不竭動乃愈出方寸爲鑪陶冶鉅曲誰持道筌以闢玅門坐令塵滓涴我靈根名欲都捐性貞斯悟曾參以濯顏氏始庶一無能宰萬應長閒靜也如蟄運之若環莫知

其鄉不見厥朕獨天與游心乃可盡庶幾觀玅敬
爲作銘朝顧夕思其於茲亭

思陵破研贊

思陵破研陳天樞得其半於鹿苑寺廢井中有高
宗手勒銘幷瓢印御書二篆字後歲餘復得其半
於鄰人某千戶家天樞以一端研易之文士奇其
事多爲賦詠余贊之
其顯也陪天球大弓之側而其晦也落頹垣廢井
之間其離也似神劒豐城之析而其合也如明珠

合浦之還豈其數之不終於陸沈抑理之不必於兎全者耶雖然晦起於顯合生於離斯又奇而常常而奇而子墨客卿所以咨嗟感慨而動其文筆之淋漓也

國朝從祀四先生贊

自聖眞寖遠古學日希涉之則茫於觀海梯之則高於登天非夫體包恢量神凝域表百行醇備玄心內融不足以纘承前緒規模後進矣明興眞儒代作學人人殊譬之川塗異而驅之咸可適國棲

桷異而匠之皆能成室乾坤載闢日月重朗一灑漢宋之翳而歸之廓如何其偉也故謂學爲扣寂則河汾之敦篤可法謂學爲叡言則餘干之質行可憑謂學爲局方則契悟孰如新會謂學爲寡用則建樹孰如文成總之可動可靜能大能小用之大行不用之龍蛇此學之效也　眞人御宇冀勸學爲天下先特進四先生於孔庭俎豆相輝金懸互設蓋明示之鵠矢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敬爲之贊以旌蒙之仰止焉

大道一貫入乃異塗其歸既同曷論厥初矯矯河
汾學先復性力距權璫柄國以正亦有餘于先民
是程忠信篤敬無遠不行江門蹈道以靜爲倪顏
瓢陋巷點瑟風雩脫略訓故知爲玅門不有新建
孰關羣昏希古抗心昌言義色絕步遐哉茲其軌
轍悟超繫表神遊象先玄心緬矣茲爲先鞭靡白
非玄即事爲理默而成之在於後死宗廟之美如
管可闚嗟四先生明明我師

彌勒贊

諦觀唯識識心圓明國土悉空刹乃世名佛本無處誰缺誰補空山水流一笑千古

觀世音菩薩贊

菩薩法身無有邊垂眉趺坐示人天水灑楊枝生紫烟神光晝夜籠層巔慈悲普現衆目前誰其苦難相糾纏空山冥冥月映泉願同觀者心超然

王春沂先生像贊

其器也凝其貌則怡若將偕童冠於風雩之游登赤子於春臺之熙此士苦民之所共推者也至其

逍遙寵辱之外浮游山水之涯玉以璞完淵與珠
睴抑孰睹其杜德之機也耶

孫溪亭像贊

豐下而頎盡美且髯其托者賈而衣則儒既不欲
語人於犨牖而又能樂志於溝洫故覩其饒者疑
爲洛下之筭而攷其行者知爲巖處之奇意者如
江彪之自屯於田宅而少伯之涸跡於鴟夷也邪

華中翰芝臺像贊

玉立者貌淵澄其神眉宇之秀潤蓋貴介之公子

被服之儒雅則山澤之儒紳故行業之溫恭如未雕之璞而藻思之渤發如欲雨之雲宜其從學士於碧山不以爲詘而升天子之玉堂不見其伸此其爲人始可詠可思不可得而疎親者耶

胡靜樓先生像贊

氣充於貌神止於瞳秀倉麗然舞雩而風蓋嘗涉秇圃以沿泗問六道於鴻濛宜其不動不搖者幾如斷山而若隱若現者瞱如長虹雖然此猶其粗耳迨夫樓居靜默遊物之初也雖先生莫能自名

而又惡能盡得於斯容也耶

歸義寺閣佛菩薩像贊

大道杳冥在擬議之外至人形聲居聽覩之內或爲言或爲相蓋因言以擊蒙因相而生敬於有情類總爲悟門歸義寺住持某公畫佛菩薩若干軸復造閣以貯之於微塵中現億刹衆卽彈指頃具多神變蓮毫吐照珠浦晨開月面澄華金雲夜敞如遊鹿苑還升說法之堂譬彼香山更對安居之佛夫範銅刺繡不若繪事之纖微也觀想諷誦不

若覩貌之親近也造之者誠不得不感助之者福不得不應吾師谷峰先生之言具矣輙抒愚管聊爲之讃

於維十方大導師能即一法現多法三十二相度羣迷復現壐重大樓閣功德無邊不思議其心寂然無所動即色與空等無礙不住有爲亦不捨我今深達眞實空知此色相體清淨願以迴向塵沙衆隨所見聞得解脫

竹坡孫翁暨配吳碩人像賛

古有宗炳妻羅協趣凝之娶郭秉笲適市遺榮合志隱操兩全如竹坡翁乃與後先散財睦族婆娑林木𡮉其相之內德則足宜有令子終身慕之蕭然三載式是墓廬古今流聲𢆡弟若孝仰止家風是則是效

墨苑圖贊十首

崑崙天柱

崑崙名區天之八柱日往月來光明隱避誰登此丘遺其玄珠天風颯然爲爾滌除

大鑿五山

巨鑿汪汪五山盤錯仙靈遊焉與波出沒鼇背擎之大地現前一念還眞淸淨本然

河圖

景龍呈文易數斯顯四十有九是名大衍環中無窮一焉常虛疇能演之載筈一卓

洛書

洛有龜書易人苞欲開地符斯吐如棊斯布道乃有常之並不易方

太極圖

兩儀四象八卦攸出誰實尸之厥維太極昭琴未鼓點瑟方希欲言靡從以問庖羲

恭默思道

道可受兮不可思天何言哉行四時惟默與恭契希夷列星降之爲鹽梅殷邦嘉靖其在茲

二室繙經

古佛道場嵬峩二室誦聲喃喃匪朝伊夕孰知墻壁說法熾然三藏雖多在一指端

兌

天一氣地兩澤疇象之日友德用則共翊文明含

則相守以默

巽

自青蘋之末而生者帝宣其結也極萬竅怒號而

成者以遍下國也熏兮其解慍者　九五之澤也

嗟世其永寶之見者必作也

松心

厥維松心上黨所采會閱歲寒柯葉不改鬱為醇

烟紫雲霏微㶉㵖　皇猷日麗星輝

竹箭

於維竹箭擅美東南浮筠玉立天風珊珊誰對此

君翰舒鉛摘獨注太玄賴茲子墨

焦氏澹園集卷之九

表

狀元率進士謝恩表 代壬辰科作

伏以闢虞俊之門方延士論射漢廷之策誤玷賢科人知稽古之榮國有用儒之盛恩施逾望寵至若驚茲蓋恭遇皇帝陛下總攬衆材彌綸大化離明昭晰垂二十年寧壹之休解澤滂流衍億萬載和平之福推崇經術雅意人文當九重側席以求賢乃千里彈冠而應詔猥承清問深究治原謂

人心教化之衰繇紀綱之未肅而移風易俗之要非法令所能爲思邁衆之遠猷奉賡庭之大對于以詢言而底績庶幾令重而君尊豈意凡流叨塵異數羣多士而試以藝靡不兼收取一人焉拔其尤褎爲首舉荷采菲之無下愧揚秕之在前御筆親題驚覩奎文之爛宮袍下錫更兼鞶帶之華寶鏹均霑樽罍押至坐飫八珍之品究分九府之藏臣敢不勉率同心益堅素學鵾之大幾千里而化爲鵬識恩波之浩蕩鳥之鷙累百數而不如鶚顧

岶節以馳驅其殫忠孝之圖少荅高深之造

重寫　累朝訓錄進呈表

伏以治資成憲國有信書自昔丕闡乎王摹莫不先繩其祖武故夏貽典則商戒風愆姬旦述周王之舊章魏相條漢家之故事豈無三墳八索亦有七略九流而唯寫近事于丹青奉時王爲蓍蔡盖以年祀遠則聽睹爲難而於耳目親斯纘承尤切矧於明盛代有章程先後二百年皇馳帝驟聖賢六七作子燕孫貽無非不世出之英其成大有爲

之業雖允文允武各馳騖于一時而紀動紀言幸
昭垂于二史勒景鍾而銘琬琰固已跨越千古而
巍乎配天球而軼圖書抑亦追倣三代之作者凡
茲　聖子神孫之法備在石渠天祿之儲自非精
校錄于三餘何以備覽觀于乙夜恭惟　皇帝陛
下纂六合華執中布度聖王之大經大法嘉樂時
覲周禮之三百三十仲鎮尤力尚謂累朝之憲典
寔爲一代之師資深詔臣工特加繕寫竊念臣才
非安世默識未能學異子雲湛恩何補謬執西掖

之銀管俾裁前史之金根韋竹蜚烟聽蠶聲于筆陣芸蓀吐潤散雲氣于墨莊測海窺天自覺淺中之媿拂塵埽葉彌知是正之難幸備承明廣内之觀稍爲

睿哲登閎之助敬呈御覽附進瞽言惟統天獨盛于本朝而享國莫延于

世廟顧其智者千慮之失不無晚節一簣之虧大祭弗承乃留情于祠禱正朝稀御又晚建乎元良獨以規畫嘶于一心疇咨徧乎羣輔剛能制下明足察微是以爾縫四十五年之闕庶幾君佑百千萬載之盛伏

冀與治同道舍短集長觸目警心加之意而高明光大因言攷實見諸事以深切著明則可挹 祖德于精神寤寐之中而能匠聖謨于文字簡編之外王猶允塞帝德無愆

擬宋崇政殿說書趙師民進勸講箴表

伏以西清委珮夙奉討論朔漠馳烽間疎經籍顧古道晦明之候繫人心消長之機奚辭會弁之勞敢冀凝旒之補臣師民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自昔明王不以天縱而自聖本之先哲實資道揆

以開人戒一暴於易寒慮寸陰之可惜殫精乙夜
總覽羣書蓋百王傳授之眞布在方策而千古廢
興之跡可鑒安危非徒潤色三代之典謨寔以啓
沃一人之心志多聞建事匪事至而督求聞之功
文德格戎豈戎興而廢尚德之治思離明之繼照
必吾接之非遙恭惟皇帝陛下如日方中法天不
息謂二帝三王之法當窮極其高深而一祖二宗
之書已光貽於永久惟念終於典學聿追孝於前
文頊因戎馬之憑陵暫輟銅龍之勸講臣念世方

掄文學之士因使爲侍從之臣不但優之燕閒謂
能華國蓋將需之緩急相與致君以禁廷頗牧之
有人知樽俎干戈之足賴矧不進則退者學可忘
鑽仰之勤而難得易失者時當及春秋之富經書
勿以方隅之多故而息講論勿以宸居之至尊而
忘先哲不以爲迂濶而難行愚儒不以爲膚淺而
易侮無以歲月爲可玩而不實居諸無以盛明爲
可常而自生滿假繇微至著從古迨今皆備載於
箴言用發明於經學庶不虛天祿石渠之延接用

以資金華琳館之鑒觀伏願宵旰思皇聰明憲古
思大君照臨之道廣大華包荒知小夫誦說之智
專不遺采菲銘諸心腑冀收藥石之功置之座隅
爰比韋弦之助臣心不朽王業無疆

啓

脩應天府學與按臺啓 代作

伏以本人倫莫先釁序建首善必自京師矧茲京兆之上庠曾是高皇之太學聮二百年俊造之選何人不出其門豈七十子俎豆之宮其徒不爲之守意江山之有待式氣運之將還梁木其壞其頹幾發兩楹之歎宗廟之美之富未新數仞之觀封疆誤屬於代庖芹藻敢忘於樂泮因俯從多士

再三之請抑仰體明臺萬一之心蓋非廣拓旁開欲聳賢關之耳目惟思增高益下少培昌運之人才倘斯文其在茲乎捨明公誰與濟者伏惟臺下甫輟席前之尉來襄柱後之冠善政欲布于東南先聲已動乎遂掖鄒代喁喁之衆少陳瑣瑣之辭所冀率後來之英其發爽塏捐不貲之惠無事徵科非徒升堂而聞金石絲竹之音庶幾藉手而得杞梓楩柟之用某無任顒仰之至

謝周王啓

伏以臨軒而遣來從簪筆之餘一節以趨幸周㫚
裾之末恩私猥被徒御生輝恭惟　殿下擅河間
之大雅摛鄴下之高文賢明久著于中原禮遇不
遺乎下士纍纍官宴饌玉羅珍藹藹仙韶敲金戞
石錫之佳箋況披菟苑之雄風當此驕陽更沐龍
樓之化雨逢時特異載德奚酬客行難久居空深
就望王其愛玉體願保期頤感戀之私敷宣罔既

許座師請啓

伏以寅亮而弼　一人望高槐棘吐握而求多士

援及茅茹士知元氣之還人歎儒風之盛欲載脩
於燕喜敢仰瀆乎鴻慈惟國家設科以來於前代
得人爲最頊自學疎於根柢浸令文尚乎佻浮脩
詞者獵異而莫探其原説經者鈎深而寔謬於理
豈知文詞淳薄之際實繫世道升降之機方海内
如波斯頽必達者知風之自並受王明之福允資
師匠之功恭惟門下厚德鎮浮大猷經遠泰山喬
嶽無運動之跡人蒙潤而不知甘雨和風以長養
爲能物有生而咸遂至于文學之偉又皆充養之

餘讀八索九丘之書期于適治黜諸子百家之說意在尊經將廻文海之倒瀾坐握士林之朗鑑念鑿鑿乎粟帛之用斯謂眞才況炳炳然日星之垂有如　明詔體裁痛排於軋茁議論務采其崇谹散木輪囷必歸繩墨祥金踴躍悉入陶鎔蓋元老廟堂風秉中行之尚故文章衆海漸還大雅之觀師門成就之恩深化治斡旋之力重冀終聆乎大誨敢預秩乎初筵敬諏月之某日南呂知秋北平選勝金颷嵺廓當烟霞名我之時玉鉉燕間又文

洒啓予之會下高羣之鵷鷺發和奏之笙鏞播花浮酌杯搖日月之光葛蔓調弦座擁神仙之氣豈獨解頤於清曠之地抑將喻指於道術之門伏望早賜鳴騶不辭曳履五雲縹緲庶瞻躍極之三台六經紛綸再覩殿廷之重席其爲榮幸莫既敷宣

本房座師請啓

伏以文苑持衡夙仰人倫之鑒賢書奏士幸歸師匠之模自知報稱之難人歎遭逢之盛樽俎載脩于燕喜涓塵仰瀆乎鴻慈恭惟門下天眞朗徹地

望高華體大雅以成文蹈中庸之爲德毓岷川之秀共推相如楊子雲之善鳴志三代之英行與閎夭散宜生而爭烈蓋蒼生待爲霖雨而學者仰如泰山爰輟朝聯付之文柄以專門易學而旁紬疏通知遠之書以絡并儒英而縱覽南北東西之士璠璵博采非但爲一時宗廟之輝杞梓兼收固欲作異日棟梁之用遂致溝中之斷咸爲席上之珍鵬摶冥海之風九萬餘里士占瀛州之數一十八人愧糠粃之在前喜葑菲之無下此上臣事主不

以已而以人乃志士酬知在立功而立德冀祇承於大誨敢豫秩乎初筵敬諏某日候爽氣於層霄置清觴于別院鳳城西敞雲屢起而帶山虎坐南臨風時來而度水間關巧囀覺林鳥之能言荏苒盈條覩海榴之弄色一曲寫無邊之思紀千鍾汎不盡之情瀾所望儼然不辭賁止豈獨解顏引坐得分雙燭之餘光抑亦問字質疑共閱八甎之過影其爲榮幸莫旣敷宣

答周襄陽啓

伏以鄉風有日脩問無階顧瀛海之舊棲連陰梓里况蓬山之新籍接武金昆自惟幸會之多曾是趍承之晚敢謂特煩於軫念不難遠損乎郵書幣也孔嘉辭無不腆撝謙已厚含愧謂何恭惟門下風誼溢於鄉評敦博稱乎國寶操刀之能製錦未殫巨材鳴琴而不下堂自成美政知華塗之必踐豈遠器之易量某望阻門屛感抒竿牘惟以時而自重冀慰民之所瞻過此以還未皇占叙

答董蓬萊啓

伏承遠頒腆幣兼辱良書覩訓敕之丁寧知愛助之深厚顧惟末學雅慕古人累歲棲遲雖未忘於進取平生志願端不在於輕肥况險阻艱難之備嘗於紛華盛麗乎何有苟一旦逢時而遽變將廿年所學之謂何恭惟門下清門譽望奕世科名石城鍾阜之間久藏豹霧方丈瀛州之側再試牛刀顧於製錦之餘忽墜如蘭之語敢不聞茲規奬奉以周旋抗志風雲穪自比韋弦之助矢心氷蘖願共爲桑梓之光

請同館先輩啟

伏以北門視草聲光久挹於後塵東觀瀛等步武
幸追乎先達蕘瞻矩範敢迓輶軒恭惟門下清規
照世大雅不羣氣儲十嶽之菁華學冠九流之津
涉俯悲末學亦厠英游短翮將飛附翼層霄之上
祥金可鑄置身大冶之傍望㵼非遙傾心自切諏
孟夏之九日集上國之羣仙爰從客卿子墨之餘
請備太史馬牛之走伏望共酌賢人之酒來停長
者之車雖拂柳色而賦龍池自愧空空之學顧隨

珮聲而歸鳳沼願觀濟濟之風某不任顒仰之至

賀周戶侍啓

伏以紫極宣綸文昌擢貳六聯近綴方切選於英賢九職穎司宜眞除於亞旅士林聳望從橐增華恭惟門下器姿凝遠韻度清眞練達本朝之舊章學能探賾洞明當世之先務才足濟時棠陰久芘於周南版部輒資於留後惟豐鎬乃國家之根本而儲偫繫兵食之樞機矧邊書狎至之秋又荒歲洊臻之後非雅望方爲之經畫豈熙朝得茂其事

功簡注所歸士民咸慶某受知有日展賀無階投刃皆虛知無煩於餘地追鋒有名行別迓於寵靈唯善攝於寢興以副時之瞻望某不任馳仰

荅胡長治啓

某偶徼天幸獲附德輝顧淺薄之無堪辱庇存之特厚白巖分牧乃漸遠於令儀亦牘無階因自疎於常禮徒極高山之詠敢承褒衮之榮恭惟門下質行擅珪璋之美雄文鍾江汝之英一方蹔試乎牛刀萬里終騫於鵬翼寵靈交至風問日隆詎謂

高明過自貶損畀之腆幣獎以溫詞仰銜眷注之深彌重疎頑之愧未由占對竊冀保綏將羽翮之材還居機要令茅茹之拔共保太平某無任感悚顒望之至

答程滎澤啓

竊念遠阻光儀忻承風問九齡接武因關子靜之淵源一士登朝可卜吳公之治行顧傾心之自切欲緘問而未皇登圖高明特垂存記知推情之已厚如揆分之謂何仰惟門下才諝膚敏器範恬夷

直哉懷古人之風挺然生賢者之世維滎澤之要地寔周南之舊都方藉循良鎮此襟帶操刀之能製錦旣最官方鳴琴而不下堂自騰民譽名實獨高於中土推揚奚借於半辭仰銜提損之深彌重迂疎之愧伏冀慰人瞻望順序節宣秉茲求治之良時益暢庇民之遠業願言所寄敷敘莫殫

答趙節推啓

三年奏績久著民庸六察聯華更諧輿論方切巇瞻之仰敢塵鼎翰之臨恭惟門下麗藻瓊敷英規

玉立以燕山之丹桂汎幕府之青蓮蕩漾邗江既特書於諜最嵬峩魏闕訐高步於禁塗蘭臺薇省之間行持正論風靡波流之日坐挽狂瀾某久阻風期時霑霧潤屬長牋之俯逮歎雅眷之難酬感戢盈懷指陳奚諭

荅沈廬陵啓

伏以掄材禁路分節廬陵方報政于三年覲懽聲之四起恭惟門下文該六秇行備一身晢彥暐料事特有天才暨演之好學而爲嘉令覺祖風之未

遠宜民譽之蚤馳吏仰神君人歸慈母蓋獄訟征輸之劇非游刃孰能濟之矧旱荒疾疫之餘惟福星可以庇此中和宣布課既最于名都獻納論思位自階於法從辱遠勤乎華札彌增激于懦衷暑令方中燕堂多暇冀謹寢興之節永諧遐邇之瞻

荅陳中丞啓

帝用中朝之舊人思南紀之安黎戢一臨邇遐胥慶恭惟門下風猶膚碩氣韻沈雄投以幾微燭照數計而龜卜富之問學日光玉絜而蛟翔一方久

藉其栫循兩粤悉歸於節制他人所冀惟政平訟理以安民宿望臨之必武緯文經而爲憲馬人龍戸咸聽令於和門豹尾雞翹卽歸班於法從某嚮風有日脩問無階覩前後之奉 主恩知繇特簡方東西之瞻使節忽墜華牋荷謙施之相先激感悰而無已

荅黃令啓

伏審策勳南紀課最西清當惠政之久乎宜頌聲之四達恭惟門下性資端諒學識高明以愛人利

物之心行省刑薄斂之政一麾布令欣望實之兼
行三載奏功知拊循之有裕民之攸塈載輿豈弟
之謠王曰遄歸即遷弼諧之列某分光鄰燭自曠
書郵辱槃問之相先激懦衷而愧甚冀益調於茵
鼎以大慰乎士民其如感藏末皇殫叙

荅王節推啓

伏審策勳南紀奏最西清祥刑逮下覩茂績之有
成正色立朝計遷班之日峻方欣華問遽辱名牋
恭惟門下文高典則學洞淵源抱渾金璞玉之姿

士知景仰廓地負海涵之度民所歸心雖賛察三
年未究中藏之經緯而平反一路已占大業之規
恢阻深獲耀於光明禁近寔資於論列風聲鯁峭
行開白獸之罇諫壘縱横備著皁囊之疏乃酬久
次旹曰殊遷某仰斗時勞披雲未即弼相江之五
教日注風徽聯騎省之七人願聞緒論其爲依向
未易殫裁

荅馮宫詹啓

伏審青宫進秩白社歸榮恨無羽翼之奮飛與操

几杖顧辱緘書之託寓俯慰贈依形愛意之拊循
枉題評之獎引林惟門下材資秀特識度淹沖富
華國之高文抱據經之宿學九重興歎幸此人之
同時四牡遄歸及高堂之壽老言離鳳掖日對鯉
庭難莫難於父母之具存樂莫樂於田園之初返
歷數清時之卿相究觀詞苑之英賢疑爲晝錦之
遊兼及彩衣之適父子一時之盛古今莫比之榮
三最優勤雖漢恩之予告巨川思濟如商夢之懷
人盈朝系心有識引領揮金故里可爲飄纓之淹

雅意本朝日望蕭公之入其爲瞻跂莫旣縷裁

答鄭蒼梧啓

日睽風表曠有歲時屬迢阻於川塗因自疎乎問訊幸緣奏最首辱誨言綈緗旨之勤拳若淸徽之晤挹恭惟門下風猷謇邁志節淸脩文章天分之高道義躬行之美宜借論思於青瑣顧勸撫字於蒼梧人云挾山超海之難公乃破竹折枝之易春廻銅柱坐覩三年之有成名重丁銓允應六條之察吏何慚ヽ　以表中朝某脩問未遑荷知最久

民之攸塈非賜金加地之可酬王曰遄歸訃鳴玉
朝天之甚邇其爲傾企未易喻言

答郝永嘉啓

伏以控斗口以立都古爲望國擁瀛壖而作令
藉名賢弦歌比及乎三年銓序獨高於六察敢勤
緘問兼況誨言竊稽古治之休明一本道眞之作
用唯微言之寖遠致正學之日疎故事功文學之
高門推於流輩乃道德性命之術多遜於古人靚
知言之一書竊斂衽而三歎觀禮於視聽言動既

勿之後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此伊洛所以教人至延平而隱頊陳王因而立論遡孔氏以來戶牖家傳雖人誇其握璧白蓉童習竟罔悟於迷津意汲汲以使淳疇㝠㝠而見曉撫牙弦於流水難矣賞音抱卞璞於荊山罕能識寶豈期入耳猥來好音恭惟門下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與鉤深六秇闚見天人之交坐令德澤之深淪於民髓抑亦抒寫之玅直涉聖涯託於副墨蓋皆咳吐之餘傳之通都巳如金玉之貴某

獵纓拜賜刮目披文方精神瀆耗於京塵俾心目開明於理窟中原辟舍敢相屬於櫜鞬小草向榮幸自同於臭味惟冀鋒車之蚤召庶幾宿霧之盡披懇愊之誠鄃言莫究

荅張中丞

伏以疏榮上國晉貳中臺以一時禮樂之宗工付今日腹心之巨鎮除書誕布輿論攸歸恭惟門下卓然名世之材久藴濟時之略容臺贊法文部典銓世傳周澤之風規人服山公之啓事方藉羽儀

於九列俄持節鉞於一方惟河洛之名藩實國家之重地近覩黃河之氾濫遠而赤魃之頻仍瘠滿溝中待拯實同於望雨恩來天上噓枯一旦以回春棨戟遥臨旄倪共悅某欣聞蒞政倍激懽悰梓里相鄰幸夙依于宇蔭和門甫屆辱飛示於緘書氣序漸和捬循多暇冀慎寢餐之節行參廊廟之崇僕無任顒仰之至

荅儲鄱陽啓

伏以入覲四門方寵光之休被坐麾百里乃茂最

之已成竊深欣幸之私遽拜誨存之辱雖其厚可以敦薄而於禮有如過中恭惟門下器量閎深材猶通敏雲烝霧潤赤子爲之歸心雷厲風行老吏於焉斂手故其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占美政於民謡聯華六寮走旌賢之名節比及三年宜膺簡注之求莫測飛騰之勢某備員閒局遥仰餘風聊同輿誦之言少荅函封之誨其爲感悚莫旣敷宣

荅金樂平啓

伏審奉六察以牧民莅一方而始事教條清簡未煩頤指之勞遐邇歡傳已滿口碑之播方仰風猶之盛忽承雲翰之臨恭惟門下學術淹通才華博達寔爲廊廟璠璵之器豈獨東南竹箭之材澹浦鄱川雖牛刀之暫試蘭臺薇省計鵬運之非遥豈謂誨函猥先散局文詞有斐蔚爲桑梓之光禮數過優尤匪榛苔之稱感怍之至徒切下懷謹附啓以謝不宣

荅程節推啓

伏以稷下聯陰幸託交之已素天中援跡忻報政
之有期辱戕翰之遠頒緬風猶而增感恭惟門下
器資膚碩天韻祟絃學以仕優吏而儒飾溫恭爾
雅有二南公子之風悃愊無華貞兩漢循良之選
言念東西之警方深廊廟之憂顧惟祥刑可以弭
盜苟吾使無訟用能鞠草於圜扉則人自不宄安
得弄兵之赤子適六條之課最知衆望之有歸瓠
水持平共覩星沈於貫索薇垣振武即看雲接於
蓬萊某袖手閒曹拭觀美政歲歷三而討吏驚茂

譽之游騰柄有八而詔王冀華塗之必踐其爲企仰莫究揆裁

荅劉宣城啓

伏以百里分符拭觀治蹟六條最吏鬱有能聲慰同籍之前期占司功之上考方忻茂譽遠辱華牋恭惟門下文鍾南浦之波瀾氣攬西山之雄秀推而爲用遂擅一時有闈無聲夙負圭璋顒卬之望隨施輙效以宣中和樂易之風故於躍然鵬徙之初匙爲莞爾牛力之試蓋當世泰方亟民膚此國

家所以課功而　主上于焉注意況盧坦之爲令以善政而得民胡宿之判州能辨疑而著績有如美政益副羣瞻聽頌聲載路之傳宜名節自天而下某自悵盍簪之末卜喜聞報政之有期所冀工歌聽勞還之四牡豈徒使聘荷憶別之雙魚感慰之私序言莫旣

奉范座師啓

伏審于告歸榮過家上壽詞臣休沐下萬石之里門郡守乞言授五更之几杖勝傳遠道驩劇負牆

恭惟門下逢時休明爲國俊乂金薤琳瑯之貴作爲文章玉壺風露之清雅推氣韻雖丹霄之去尺五身到鳳池而白雲之望迢遙心懸鶴髮省覲少紓于日月論思暫輟於班聯項璧津山水之間知賀客簪纓之盛地靈人秀有來鸞鶴之繽紛錦席高雲坐想魚龍之曼衍芬若千金之酒醑其五色之衣問絳縣老人之年遐筭洊增於甲子續益部耆舊之傳賢聲彌重於枌榆某等以毛髮絲粟之材在權度錙銖之内豕苓雖璽辛勤藥籠之收蠹

臂鼠肝敢忘化爐之自願介有嚴之眉壽何辭不腆之溪毛廣成千二百春直並僊齡於上古汾陽二十四考更觀相業於中書祝頌之私揆裁莫既

荅衛工部啓

伏審言從勝地分治起曹屬祖帳之無何荷書郵而爲好恭惟門下風規美部器韻清醇鑾和隨動而有聲琮璧不雕而自貴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燕閒通達古今雅已從容於雜藁乃得君重使若予工方上簡於　舜咨輒遄臨於禹會匪但流鹺

地上欲倚重於名郎抑亦攬轡部中俾增華於膚使頊學邸弘開於　東篤而書帷誤點以下材高帝子孫自是姝人之龍種梁王賓客豈徒授簡於菟園必成溫文恭敬之風使知父子君臣之實顧心雖長而力短如功無補而愧多自惟黽勉之難敢辱眷勤之況仰銜知與深切佩銘憶王司馬昔之巨公暨楊冏卿時之碩圭咸自権關而發軔旋皆柄政而濟時諒名用之非遙惟襟靈之善啚其餘悃愊未易揆裁

答譚巡撫送川扇啓

伏審封奄四履播闓澤於閭閻惠重五明分清涼於掌握馳書甚寵銜感若何恭惟門下卿高惟月之班國有蔽棠之蹟遡其德宇蓋端良溫厚而有餘發之忠謨又侃直瑰奇而絶擬帝思南鄙之最重乃俾元戎而啓行豈獨坤維井絡之民悉歸拊定將以龍戶馬人之衆一屬戡夷頃爰新箑之上呈不斬餘波之旁及雪楮霜筠巧裁蜀匠金泥銀鉸價倍齊紈愧蹇淺之微蹤借榮施而生色

況之便面直披千里以吹嘘願廣仁風盡埽一方之炎暑其爲嚮往未易掞裁

二

閫制夙開廣漢仰使星之重郵書再至條融分卿月之輝手握增榮襲藏惟寶恭惟門下麾能制勝動則生風精神之折遐衝不愆於素謀略之憺勍敵克壯其猶故能傳檄而定久驕之夷不假折箠而振方張之業三巴二水久勤茂功五明九華顧來新貺湘筠破玉得披掌上之清涼蜀繭飛霜何

憚人間之酷暑其爲感佩未易揄裁

三

伏以融精一播莫辭炎熾於鑪錘華晛三施又布清涼於掌握銜私自遠翹首爲勞恭惟門下諤諤士之楷模堂堂朝之柱石一從開府久蒞華陽文翁興齊魯之風廉范詠袴襦之政叱馭而忠臣著選材而樂職揚盖盡擀於前規計即承乎　新眷乃若同心之什襲奚啻異代之九華光分赤野之精色映鬱金之瑩班姬麗之明月王融以書飛雲

顧遙錫於三川得奉揚於千里蒲葵增價自慙安石之高標白羽揮軍尚憶孔明之遠略其爲感頌未易揆裁

答張内黃求學記啓

伏以五載於茲不造下風之請三輔以内忻聞首善之規矧戕翰之先施緬風猶而增感竊惟學政實繫化源顧於斯道寂寥希濶之中孰有古人扶持興起之力下之僅以急期會簿書之末上之不能宣中和樂易之風乃以衮衮臺省之儔獨釐青

青衿佩之處居然盛舉未易名言恭惟門下才足濟時學能稽古既据師儒之上以繫民心尚資經術之餘而飾吏治思激昂於俊造特締搆乎宮牆庠序改觀閭閻動色宜有泮水采藻采芹之什以頌魯侯允文允武之功如僕挈缾僅供覆瓿勒諸貞石竟何補於後人藏之名山徒負慙於作者勤多儀於幣帛形鈔語於篇章固知草木之味同奚啻枌榆之誼厚其爲感悚莫盡揆裁

請新狀元啓

南宮薦士覩天府之先登上席邀賓喜故人之盈座秩初筵之俎豆侈盛事於鄉閭恭惟門下天韻沈雄器姿凝重學優而贍抽揚大問之數條意婉且忠彷彿清衷之獨契月旦夙推其文學聲名果壓於英髦價彌重於鳳池會可徵於燕賀特涓廿一之吉日敬偕三五之同心繼莘野以升歌比櫻桃而開宴名先鴈塔佇覩他日之朱書花滿杏園共醉一時之紅雪其爲顒望莫旣掞裁

乞致仕啓

竊以任人期於適用陳力止於不能苟疹疾之游埒業馳驅之難效豈宜塵冒以曠官常職賦才粗疎爲性拙直講讀儒臣之常也而獻納過當校閱文字之末也而品藻不明自投罟擭之危機幸賴乾坤之再造尚曲憐於舊物俾勉佐乎方州端委臨民其榮自在枕戈禦寇寄亦非輕倘可竭其涓埃敢少分於中外第薾然莫齒攖以沈痾老以困而益衰力不前而難強況狗馬之念唯日系於蓋帷而鳧雁之蹤又無關於多少冀自安於私義輒

仰乞於殘骸伏望矜其至情賜之轉達庶蒙革朽質獲安環堵之居即祿隱殊方均沐清朝之澤其爲感幸未易挨裁

荅錢知州啓

門下厚德鎮浮高名華國會諸儒之稽古以飾政刑漢循吏之近民寔原經術豈謂高風之獨厲過憐遷客之難前曲賜存存遠煩教札伏念某昧於量已失在信書志徒切於憂時事浸成於忤物乃以孤危之跡致煩朋黨之攻罪重罰輕猶曲回於

上意磨鈆策蹇俾仰佐於名邦自揣分涯巳爲踰越況以小民相從事本屬素懷而奉君子以周旋尤爲上願顧沈寘浸劇黽勉莫能取種焦牙歎吹嘘之靡及駑駘下駟縱剪拂以何施輙以微誠布之别楮伏望察其心樂於退藏本無矯飾閔其力難於勉強蓋迫衰殘宥此冐干俯從私願物還其分庶少獲於安全心匪無知詎敢忘於銜結自此以往莫知所言

荅歐陽氏婚啓

執友無堪久慙倚玉連姻有約忽月采葑薄材積愧於仰高盛禮首勤於削牘締百年之永好寔二姓之鳳緣恭惟門下凝然人海之標藉甚士林之望筆精墨妙擅徐景山之風流玉友金昆有陳元方之雍穆列遙遙之華胄本赫赫之巨公參韓范富之勛名軼韓柳蘇之詞學必有亢宗之英物以還華國之舊觀豈圭器之長男乃問名於弱息貴之儀物中以醪牽鬱鬱書香欲借餘芬之播暉暉玉潤更增朽質之光某荷肇講於新盟當彌敦於

雅契匪報爲好雖自乏乎雙南拜命之嘉願珍藏
於十襲其爲欣抃未易揆裁

荅龔按院送校士錄啓

伏審奉符行部馳傳遵途顧此閭閻已稔風聲而
胥服有如衿佩亦依雲蔭以自新愧馳問之未能
荷良書之遠及恭惟門下清標嶽峙與學淵涵鴻
立臺端議論動關乎大節鳳儀詞苑文章無讓於
昔人凛然形蹇諤之風藉甚得中和之譽頃以澄
清之餘刃運其興起之玅機鼓舞羣才俄頃悉霑

乎春雨銓衡衆秤重輕不謬於秋毫迨竊入彀之詞英幾欲相傳而紙貴揭聲華於白日開塗轍於青雲豈徒回軋茁之奇陶鎔文體實以冀棟梁之出匠石國材某晚接緒言早欽夙望掄文銀管已幸觀北海之端接武 金鑾卽覩遊西清之席其餘瞻向莫旣揆哉

賀王殿學生日啓

伏以五百年之名世有開合德之符八千歲以爲秋願上大年之祝門屛交慶朝野歸心恭惟閣下

有伊訓說命之學兼房謀杜斷之長　主上諒其
至公血誠海內推為巨人長者為蒼生而起勉𭝨
作雨之求從赤松以遊遠抗浮雲之志心雖游於
澹泊身寔佩乎安危九夷八蠻想望頻乾坤之手
青天白日鑒扶持社稷之心駿功長勒於鼎彝鶴
算定緜於箕翼坐閱熙明之盛事益卑平格之令
名周拜前曾拜後邁韋平父子〻之榮陟格帝尹格
天續堯舜君民之業永隆國壽共對天休某樗櫟
散材門墻末品方　一人修三老之問肇舉上儀

慶八荒轉一氣之鈞爰陳善頌其爲傾嚮未易揆

裁

賀申殿學生日啓

伏審寵辭上宰歸榮故鄉當俯月之嘉辰舉懸弧之勝會貴極富溢而無亢滿之累名遂身退而襲壽豈之祥在於庇休孰不慶抃恭惟閣下元精發秀冲氣鍾和早射策於楓宸薦升華於彩路清規亮節應五百歲之聖時緯武經文垂十四年之相業片語定羣疑之可否一身繫四海之安危逮辭

寵利以弗居彌覺身名之俱泰殿始開於七袠寔豫兆於千齡輕霞迅商會現老人於南極觀濤作賦更同交友於中秋閒揮漢殿之金筴對謝庭之玉在前輩或難於兼美惟哲人適得其全昌斯爲地上之仙奚啻山中之相宜永延於椿算期再踐於槐庭恢張未竟之經綸揚厲無前之事業跡斯世於仁壽致吾　君於唐虞某材樸散材門闌舊物餅罍量溢愧久負於吹噓橐籥恩深詎敢忘於荷戴敬托魚書之咫尺稍抒燕賀之悃誠欣躍之

答朱日照啓

解綬投閒久愜歸田之願分符出牧忻聞布政之新遽期千里之遙乃拜一函之辱恭惟門下性資端亮才力恢閎粤海濊之遐方被仁風之廣播餘膏所燭共分無盡之光蒙霧而行坐獲不知之潤草木變霜來之色閭閻回日域之春暫弭節於花封旋疏恩於芝檢某衰遲無狀向往則勤況門下屈臨百里之間寔是部中受賜一人之數擬馳書而

未敢荷華問以相先逢轉萍浮莫克敬恭於桑梓昔儒今矜尚能鼓舞於風謠感慰之私揆裁莫既

答王當塗生日啓

劬勞莫報尚敢憶於弧懸恩紀頻繁顧逌勤乎臺餽申之嘉幣逮以好音自顧庸虛祇深慚感恭惟門下英規玉立麗藻瓊敷既愷悌以宜民更儒雅而飾吏風譽夙高於薊北中和久布於圻南念此衰蹤亦部內一人之數特推餘潤及河濱九里之間煩重璽而錫之儀借雙魚以華其老某猥承流

問祗服寵光廢弟子蓼莪之篇方增涕淚誦名伯
甘棠之詠倍切歸依存撫所加感藏莫旣

荅邵都諫請會講齋雲巖啓

伏以多病蚤衰方穩一山之臥緘書遠至俾塵重
席之餘拜命則嘉惻心知愧竊惟學之不講雖先
聖以爲憂行其所知誰在今而加意別聯六邑之
衿佩每歷一歲而周旋能守其道待後學之嗣興
必居是邦有大夫之賢者恭惟門下言爲蓍蔡名
重珪璋置之白玉堂詞足以鼓天下之動升於青

瑣闥學足以格君心之非猶推餘力於巖居川觀之時欲振斯文於聖遠言湮之日特招譾劣俾與討論其未窺聖道之藩籬徒識古人之糟粕念昔並遊於英俊頗嘗抒思於道真嗟識見之甚卑復仰鑽之不力今將窮黃山白嶽之勝且以奉巨公長者之談庶幾精進於前時兼以激揚乎後進儻稍裨於大道冀仰荅乎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